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九回 歷遍煙波回故里 相求聲氣各天涯

詩曰：落日停橈彩白蘋，空將遠意問行人。

音塵杳杳經千里，芳草萋萋又一春。
每向詩中成晤語，還於夢裡得相親。
燕山明月吳江水，照見飄蕭鶴髮新。

且說白眉仙自訂盟之後，病竟痊可，仍舊訓課，朝夕不輟。一日盛暑，眉仙坐於庭中乘涼。紅英送茶至館，見眉仙不在，將茶拿至庭中，對眉仙道：「白相公，今日熱甚，我送一壺茶在此，與相公解渴。」

眉仙道：「既有茶，可放於館中便了。」紅英不走，立住了，帶笑覷著眉仙。眉仙只做不見，轉過臉坐著。紅英自覺沒趣，也不把茶放在館中，竟自進去了。

原來紅英暗想眉仙必如秋生之輩，欲與通情。豈料眉仙莊以蒞之。紅英反不悅起來，到夫人面前潛說：「我適才送茶至館中，方欲放桌上，白相公伸手來接，將我手捻一把，對我皺皺眼，笑一笑。我卻不睬他，奔了進來。」

夫人大怒道：「為人師長的，起此淫亂之心，甚是無禮！」遂至鳳娘房中，來說其事。鳳娘道：「白生文墨之士，豈有此邪念？且察一的實，然後好說他。」霞簫道：「今且不要說，等小官人放學進來，問他就曉得了。」夫人點頭稱善。

少頃，金聲進來，不見夫人，竟到鳳娘房中來作揖。夫人問道：「早上紅英拿茶出來，可曾吃麼？」

金聲道：「沒有。他曾拿茶至館中，見先生在庭中乘涼，就拿至庭中去。我見他對先生說了兩句話。連先生也不見吃茶。」

夫人道：「先生可曾對他笑麼？」

金聲道：「不曾。我只見紅英立住了，對先生笑。先生背轉頭不理他。前次的秋先生，與紅英時常說笑。今這白先生再不曾。」

夫人道：「是了。想是賤婢要去勾引他，他卻不睬，賤婢反來搬這是非。」遂喚紅英來，將金聲之語問他。紅英風見說出真情，俯首無語。夫人大怒，將紅英痛打一頓。虧鳳娘、霞簫勸住。從此將眉仙敬禮如神。紅英也不敢謗譖，也不想求合了。

眉仙在館中，日夕訓課之餘，留心詩賦，就教金聲學做文字。金聲生性聰明，略說就明略學就會，賓主甚得。不覺一住三年。其年是神宗三年，改號元豐元年。王安石為相已久，神宗亦厭其久專國政。那時大奸呂惠卿知帝厭安石，進出其私書與神宗看，有「勿令人知」之語。凡可以害安石者，無所不用其智。又有一個監察御史蔡確，亦安石所為，今見帝厭安石，遂劾安石乘馬入宣德門，又與衛士競以賈直諸大罪。神宗聽之，遂罷安石之相，判江寧府事。此所謂「養虎自噬」。安石亦使人攻擊惠卿之罪，遂亦罷免。復以王雱為同平章事，馮京知樞密院事。凡放逐之臣，盡行召還，復職超升不題。

且說冀光白公，自劉釗救出，買舟而逃，白公亦作漁翁打扮，在五湖中泛濫。劉釗捕得魚來，賣了侍養白公。故當時惠卿雖行文天下緝獲，誰去五湖中尋捕？此時王安石與惠卿俱罷廢，禍患已息，白公知之，謂劉釗曰：「我蒙汝救援，又兼奉養幾年。今幸權臣褫職，風波蕩平，今可歸故里重見天日。你亦不消打魚，從我回去，娶一妻子與你，完爾夙緣，亦當酬爾之勞。」劉釗欣然樂從。遂又將漁船變賣了。湊作盤費，隨白公起早。從青州來，一路勞頓不必細說。

到了樂安縣，白公與劉釗走進城來。見光景比前又是一番。正所謂：

城廓依然在，人民事已非。

白公一路傷感，已到留隱村來。只見碑亭傾記，牌坊毀撤，正不知為著甚的，不覺觸物傷情，墮下淚來。少頃到家來，只見門徑依然，荒涼特甚。婉兒在門前彎著腰掃地。白公喚道：「婉兒，我回來了。」婉兒抬起頭來一看，認得是老主人，不及回答，撇下笤帚直到裡邊報與夫人。夫人半信半疑，忙走出來，白公已進堂上。夫人相見，各持抱痛哭。

夫人問道：「聞老爺在獄不見，未卜吉凶，日夜懸心，不意今日重得相見。」婉兒來叫丫頭。劉釗亦拜見了夫人。夫人問是何人。白公道：「我在獄中虧此人救出，不然性命委於溝渠矣。」夫人道：「此人何姓名？因甚曉得就救老爺出來？」

白公道：「他姓劉名釗，綽號黑飛神。原是漁家出身，因有飛身遠縱之術，被盜逼勒入伙。昔年前，元宵時節打劫我家，因獲住，我贈以金帛，放去的就是他。已後原去打漁，因要娶妻借錢，後償官無措，又賣妻賣船，只是不足其數，因此來投我。適我上京去了。他就隨上京來。監獄是禁在司刑獄中，進中夜逾牆而進，竊負而逃。又買舟避於五湖中打魚來養贖我。今日安歸，皆其力也。」

夫人贊歎不已，遂命舊日看莊老嫗先治酒肴與劉釗吃。白公問道：「孩兒怎麼不見？」夫人含淚道：「自老爺在獄不見，朝中又差提騎來拿孩兒。虧了袁、方二友曉得，勸他出奔，故不曾被逮。提騎又到家中來搜，我哄他上京探老爺消息去了。故此提騎方去，見了碑亭牌坊，不知為甚，盡行推毀，今尚傾記如故。」

白公道：「這是鮑知縣為我蓋造的，故此推毀。今鮑兄不知何如了？」夫人道：「自老爺被逮去後，他就掛冠棄職，不知去向。」白公道：「高哉，高哉。」又問道：「孩兒出奔，往何處去了？」夫人道：「那日匆匆出門，未曾說往何處去。今尚未知下落。」白公又淚下道：「我今禍息而回，孩兒何日得歸？又不識路徑，不知何往，吉凶未保，父南子北，豈不痛哉！」二人不覺大哭一場。

白公道：「這幾個家人那裡去了？」夫人道：「自孩兒出奔之後，眾家人見門戶蕭條，都投勢倖人家去了，惟婉兒與昔年看莊老僕夫婦，日夕相依，以供應飲灑灑掃之事而已。」白公聽了，點首歎息道：「吾不意世態炎涼，一至於此。」正所謂：

囊頭黃金盡，奴僕反欺主。

夫人治酒，與白公敘述幾年相別之苦。婉兒進來報道：「袁相公、方相公，著家僮送一擔米，數尾乾魚在外邊。」

白公道：「可是袁漸陸、方端如麼？」

夫人道：「自孩兒出門之後，全虧這二人時常來慰問，送米擔柴，百事周濟。真世上難得之義士。」白公道：「這等人，真叫做生死相為的朋友。」贊歎不已，遂命收下。白公走出堂來，對童子說：「又勞你送東西來。可替我致謝二位相公，說我回來了，今後不消送來了。明日我親自來致謝。」遂留童子中飯而去。

童子回家，對二人說知白翁歸來之故。二人歡喜不勝，遂回來慰問白公。白公迎接至堂中，二人忙拜叩道：「老伯遭無妄之禍，流連數年，今得安歸，姪輩欣幸無地，但有失迎問。」白公再三致謝。端如道：「老伯被這時，尚蒼髯華髮，今歸來已兩鬢堆霜，真可傷感。」

漸陸道：「老伯在獄不見，果怎生出來，何處避難，姪輩今尚未知。」

白公道：「虧了當年釋放義士黑飛神劉釗。他因借青苗錢娶妻，後索錢無措，只得鬻妻賣船，尚償不足，故來投我。我又被逮到京去了，他就隨上京來，我在獄中，他有飛縱之術，逾牆進來，救我而逃。在於五湖中打魚度日，避這幾年。今已僥倖，歷遍煙波，重歸故里，與君輩相會，皆再生之緣。我今日回來，方曉得小兒逃避之後，家中咸仗二君周濟，真沒齒難忘之大德矣。」

二友道：「惶愧惶愧。未知眉仙兄能知信息回來否？」白公道：「二位可曉得他往何處去？」二人道：「那日出門未及問得。其時是我二人勸他去的，今日原是我二人尋他回來。」

白公道：「家中扶助之後尚未少報，敢又煩上君遠涉乎？老夫寫出文遍告天下。他若知我歸家必然回矣。」

二人道：「天下甚廣，那裡出文通告得許多？我二人又閑在家。自古道，全始必全終，敢以遠涉為辭乎？但不知白兄何往，在那一路去尋好？」端如道：「我有一計。白兄此去，總不出霄壤之外。訪盡天涯海角，料必尋著。我二人分南北二路去尋。但誰往南，誰往北？」

漸陸道：「這卻不難，拈鬮便了。」遂將紙寫成二字；一南字，一北字，搓圓放於台上，拈著其字者即往其路。二人拈畢看時，端如得南字，漸陸得北字。時婉兒在傍，聽得要去尋小主，遂向前道：「既二位相公要去尋我家相公，我亦同去一尋。」

二人道：「我二人分南北兩路去，汝從那一路去好？」三人正論間，只見劉釗從外進來。白公道：「這就是義士黑飛神。」二友視之，果然形象奇眾。白公對劉釗道：「可來拜見袁、方二位相公。」

劉釗遂各揖過，便問道：「二位相公在此所議何事？」

端如道：「因要去尋白相公，我二人分南北而去，婉兒亦欲同去，只是從那一個去好，故此議論不決。」

劉釗道：「如此說，少一個人從去了。我今閑在此，老爺是我引去避難的，難道小主去尋不得的？就是我從去便了。」

端如道：「真正義士，名不虛負。只是你兩個何南何北？」漸陸道：「可將先前二鬮照我二人之法便了。」三人依之。婉兒拈得南字，劉釗拈得北字。議決各從一人。

白公見二友堅意要去，又婉兒、劉釗欣然樂從，只得治酒餞別，因說道：「我一人造孽，致小兒遠竄，今又勞二君度越關山，跋涉險阻，皆我之貽累也。」

二人道：「姪輩為令郎兄，垂髫結契，不啻金蘭之義，且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皆吾輩分內之事。寧以天涯長遠致老伯諄諄垂念乎？」白公各贈白金□兩道：「吾因久出在外，家業凋零，無甚厚貲相贈，此些些聊伸微悃。」

二友道：「此小事若要老伯勞心措辦盤費，視姪輩真鄙夫矣。」

白公道：「些微之物，算不得盤費，略助一鞭之力。二君雖不取貲，老夫豈有隨去二人，反要二君恩惠乎？」二人只得收下。婉兒與劉釗各去收拾行囊，白公亦各與白金五兩，藏在身邊。

二友臨別對白公道：「姪輩去時，若得就遇自兄同回尤妙，倘不能訪著，移延歲月，望老伯在家，請寬心無掛念。」二友遂即拜別，白公亦感泣相送出門。二友又同著劉釗、婉兒，各回家去，收拾行李盤纏，四人各分南北上路奔尋去了。未知何人可先遇著眉仙，必竟相會得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